



小猎狗南极历险记

内 容 提 要

“汪汪汪——！”

一只小猎狗在南极大陆空旷的冰盖雪原上凄厉地惨叫着。他怎么来到神秘的南极？又为什么狂奔呼救？他最终的命运如何？请你打开这本科学童话，跟着小猎狗一起作一次不寻常的游历吧！

目 次

一、我迷了路·····	(1)
二、遇见了小企鹅·····	(6)
三、热闹的大家庭·····	(14)
四、讨厌的海豹·····	(21)
五、拜访爱睡懒觉的老海象·····	(28)
六、差一点淹死·····	(34)
七、冻不死的鲑鱼·····	(39)
八、信天翁救了我的命·····	(45)
九、南极的食堂·····	(51)
十、不是鱼的鲸大婶·····	(55)
十一、知识丰富的海豚先生·····	(61)
十二、陷入了虎鲸的包围圈·····	(68)
十三、回到了宿营地·····	(77)

一、我迷了路

“汪汪汪——！”

我使尽了吃奶的力气，象发疯似的吵着、吼着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，变得又尖厉、又响亮。

说实话，这个声音，已经不是一般的呼唤、喊叫，实际上已成了可怕的哭啼、哀号。我敢保证，即使远在十里开外的人，也应当听到我的叫声。

我吼了足足五分钟，差点把嗓子都吵哑了。

然后，我侧过头，伸长了耳朵，搜索着旷野里每一点哪怕很微小的动静，心里真希望听到可亲可敬的主人——老科学家那亲切的喊声：“小猎狗，你在哪儿？”

我耐心地等了好几秒钟，四周一点点动静都没有。只听到我自己那惊骇、恐怖的嚎叫，慢慢地向远处飘去。一会儿，什么都听不到啦。连一丝丝微弱的回声都没有。我完全失望了，竖直的耳朵无力地耷拉下来。

周围真是静得令人恐怖。偶而，在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了“叭嘎！叭嘎！”冰块崩裂的单调的响声。这声音更使我心惊肉跳。



我放眼四周，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。整个广阔的原野，全都冰封雪冻，大地好象披上了一件极大的又厚又硬的铠甲。一眼望过去，平溜溜，光秃秃，看不见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间房屋、一座帐篷，连一根枯黄的小草，也休想找得到！

“呼呼呼——！”

一阵阵寒风吹过来，钻进毛孔，透过心扉，一股寒气从后心直散到全身，血管里的血几乎都要冻住啦！我好像钻进了冷库。冷库是什么样子，我没有去过，不知道。不过，有一天，我看见亲爱的老主人，拎了一大块冻得直僵僵的猪肉回家。据说，那就是从冷库里拿出来的。我悄

悄地咬了一口，差点把牙齿都崩掉了。你们想，如果在这里，也把我冻得直僵僵的那么难看，那该有多糟糕！

在刺骨的寒风中，我浑身直发抖，说不上是身上冷呢？还是心里害怕？我一股劲儿地埋怨自己：太没有个心眼啦！只顾在外面贪玩，瞎闯瞎撞，现在，连回“家”的路都找不到啦，真是活该！想到这儿，我就忍不住惦记起我那可爱、温暖的家乡啦！愈发讨厌这个又寒冷、又荒凉的鬼地方！

记得我在家里的时候，日子过得真舒服，真愉快。天天跟邻居的朋友们，一起追呀，奔呀，欢快地摇着小尾巴，厮咬着耳朵嬉戏。肚子饿了，还有新鲜的猪肉吃，那滋味才美哩！

我的主人，是一位老科学家。有一天，他拍拍我的脑袋，跟我说：“小猎狗，我要到南极去啦，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？”

唉，千不怪，万不怪，只怪我平时学习太少，知识浅薄。老实说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把“南极”和“冷库”连在一起过。我还以为，“南极”就在我家屋子的后面呢！

那儿，新盖起好几幢大楼，还修起了一个漂亮的街心小花园。当时，我心里想，兴许那儿就起名叫“南极”，老主人要带我到那个小花园去散散步吧？于是，我就昂起

头，将我的小尾巴摇了好几十下，表示我的心里很高兴，很愿意和他一起上“南极”去。

咳，哪儿知道，我全想错啦！“南极”这个鬼地方，离我们家可远哩。你要是想步行的话，反正这辈子总是走不到的。象我这样，即使撒开四条腿，飞也似地奔跑都不行。因为，你总不能连着奔上几十年，不歇一口气、不喝一口水呀！

这次我到南极来，可大大地见了世面啦。既乘了轮船，还坐了飞机。跟着我的老主人，足足旅行了个把月，才到了这么个到处都是冰冻的世界。

我们在登陆之前，只看到周围都是又高又陡的冰山玉岭，绵亘百里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在海边，还有许多巨大的冰块，自由自在地浮在海面上。冰块上空，浓雾迷漫，象一道半圆形的帐幕遮住你的视线，你根本别想看到几米以外究竟藏着些什么东西。

后来，我们就乘了一种怪模怪样的、名字叫做“破冰船”的家伙。那个家伙可厉害呢！“喀嚓！喀嚓！”的往冰块上直冲，一面冲着，一面喘着，好象挺吃劲的。终于在那巨大的冰块中间，开出了一条通道，“破冰船”靠岸了。我们登上南极的陆地，并且搭起了帐篷，安下了新家。

在这个地方过日子，这个罪别提受得多大啦！躲在帐篷里，没有小伙伴们陪着玩，怪冷清的。到外面去转转吧，

冰天雪地里一样好玩的东西都没有。有时候，走路不小心，还会滑一个大跟头。最可怕的，还是那一阵阵寒风，刺骨的冷，就象无数把小刀在身上乱割猛扎。

今天，老主人他们到外面去考察还没有回来。我天天啃那个直僵僵、硬崩崩的冻猪肉也倒了胃口，一个人呆在家里厌烦得很，就想着到外面来散散心。

到了外面，实在冷得受不住，就想：跑跑溜溜，活动活动筋骨，兴许能暖和暖和。主意定了，我就撒开腿飞也似地奔起来。奔着奔着，来了劲儿，忘记了认一认方向，也记不得在转弯的地方撒一回尿——因为，温度实在太低了，嘴里呵出的气，一出口，马上就结成冰，挂在嘴边的茸毛上。我真怕稍一停顿下来，脚掌就要和地上的冰块冻在一起，再也别想跨一步了。

就这样，我没命似的奔呀，奔呀……

就这样，我迷了路，再也认不得回去的道了。

我心里真害怕，又绝望地哀叫了几声：

“汪汪汪——！”

二、遇见了小企鹅

风，一阵比一阵紧。天气愈来愈冷啦。

我的喉咙已经喊哑了。身上又冷、又饿，吼出来的声音，比才出世的小猫叫得还难听。说实话，我的力气，十成已经耗掉了九成半。我全身无力，软软地瘫在地上，喘着气，心里直埋怨着自己：你这个小猎狗呀，活该倒霉！谁叫你当初听到“南极”这个宝贝名字的时候，心里那么欢喜，还一连摇了好几十下尾巴呢？现在好咧，你就象冻猪肉那样，一辈子直僵僵地在这个鬼地方挺尸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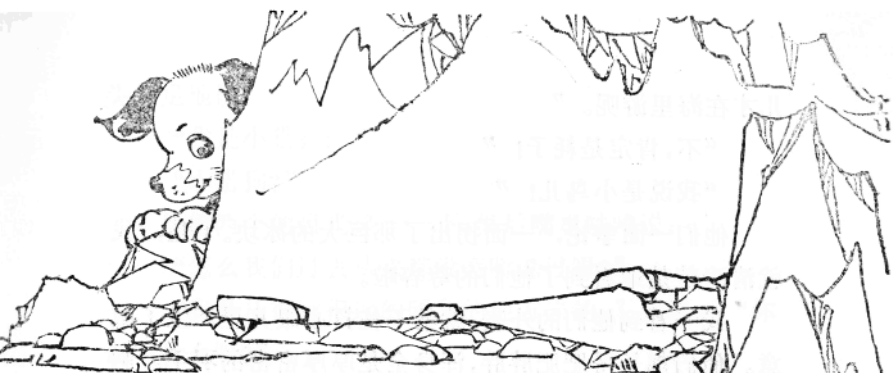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我感到非常绝望的时候，嘿，我忽然听见了隐隐约约说话的声音。

开始，我以为自己在做梦，就试着摇了摇脑袋，还把尾巴朝挺硬的冰块上甩了两下。好家伙，麻辣辣的，疼得我嘴里直吸气。

我知道不是在做梦，就伸长了耳朵，仔细地听着。

说话的声音，是从我后面那个巨大的冰块后面传来的，并且愈来愈近了。

一个说：“企企，刚才那个声音，你听见了吗？”



另一个说：“鹅鹅，我听见啦，真怕人。”

“我活了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凄惨的声音呢！”

“是呀，这简直比哭声还难听得多哩！”

“企企，你知道这是谁在叫唤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鹅鹅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听说，海洋里有一种耗子，叫的声音就是这样的。”

“听说，耗子是在天上飞的，小鸟



儿才在海里游呢。”

“不，肯定是耗子！”

“我说是小鸟儿！”

他们一面争论，一面拐出了那巨大的冰块。于是，我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尊容啦。

我一看到他们的外表，就禁不住打心眼儿里产生了敬意。他们都长得肥肥胖胖，浑身全是厚厚密密的羽毛。胸前是雪白雪白的。背后呢？就好似披着一件乌黑的风雪皮大衣。走起路来，慢慢吞吞，一摇一摆的，挺稳重，挺有教养似的。

“喂！”

他们走到了我的身边，其中就有一个扬起了长着尖嘴的脑袋，向我招呼了。

“刚才是你在这儿吆唤的吗？”

我闭了闭眼皮，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

旁边的另一位，也扬了扬脑袋，好奇地问道：

“你，是不是一只耗子呀？”

我向他瞪了瞪眼，不高兴地摇摇头。

“那你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”头一个不客气地问。

“是呀，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这样的东西呢！”

另一个在旁边搭着腔。

我使劲地站了起来，清了清嗓子，装得跟他们一样派

头十足地说：

“我是小猎狗！”

“小猎狗？”

他们两个的目光碰了一下，然后嘴里咕噜说：

“怎么我们过去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呀？”

“我是从很远很远的暖和的地方来的。”我说。“你们叫什么呀？”

“我们是小企鹅。”走在前面的那位，眨了眨眼睛，骄傲地挺了挺胸脯，挺神气地介绍说：

“他叫企企，我叫鹅鹅。”

我听到这儿，忍不住“哈哈”的笑起来。

“你们以为我没有见过鹅？我见过家鹅、天鹅，特别是天鹅，他的头颈长长的，有时候在湖面上游，有时候在天空中飞，哪象你们这种样子？”

企企说：“我们不是天上飞的天鹅。”

鹅鹅说：“我们是在陆地上走的企鹅。”

这一会儿，我笑得更厉害啦。

“甭吹牛啦！”我说，“陆地上走的鹅叫家鹅，他们的羽毛是洁白洁白的，颈项有你们的几倍长，叫起来‘亢’、‘亢’的，比你们要神气几百倍。那才叫鹅呢！”企企听了我的话，气得把两只翼手直舞。
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就不是鹅啦？”

我看到他那气急的模样，心里挺高兴。刚才他们那高傲的态度，我真看不惯。其实，他们是因为见识太少了，所以才觉得世界上就只有他们最尊贵。他们居然说“海里的耗子”跟我叫的声音差不多。这种话，要是传扬出去，叫我的面子往哪儿搁。我心里有气，所以存心地要找个机会，跟他们抬个杠。

不过，鹅鹅倒是挺和气的。他在当中调解说：

“行啦，行啦。反正我们也是鹅，这个假不了！咱们企鹅可是个大家族哩！全世界的企鹅种类，一共有十七种。最小的一种，叫‘蓝企鹅’，个子小小的，一般身高只有一尺左右。咱们可比他们神气多啦，最大的身高有三尺多，体重可以有八十多斤，因为我们长得魁伟，所以，有人称我们叫‘帝王企鹅’。”

我听了鹅鹅的自我介绍，很觉得有些惭愧。

“真对不起，我只看见过天鹅和家鹅，和你们企鹅还是第一次见面哩。”我带着抱歉的口吻，向他们解释着。

“如果我这次不到这南极来，还真没有机会和你们会面呢。”

“其实，会面的机会是有的。不过，看来你的见识并不是太广罢了。”企企的语气很有些尖刻。“在这儿，南极大陆，只有我们‘帝王企鹅’和‘阿地利企鹅’住在这里。其余的，广泛的居住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南非、还有南

美洲的一些国家。如果你喜欢旅行的话，是决不会看不到他们的。”

虽然，我觉得企企的话，对我很有些挖苦、轻视的味道。但是，我也只能老老实实的承认这个客观的事实。

“你说得不错。”我点了点头，“我确实还是第一次离开家出来旅行呢。”

“这就难怪了。”鹅鹅温和地说。

“喂，小猎狗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还一股劲地号叫，吵得我们头发昏。这究竟为的啥呀？”企企又插嘴了。

“我是跟我的老主人，一起到这儿来搞科学考察的。”我摆出了很有学问的架子。“他们到外面去了，我呆在帐篷里闷得慌，出来散散步，走呀，走呀，迷了路啦！这个鬼地方这么冷，我实在冷得受不了，所以就……”

“冷？哈哈！”

还没有等我讲完，企企又大声笑了起来。

“现在，最冷的冬天快要过去啦，暖和的夏天马上就要来啦，你反而还喊冷？哈哈！”

我的老天，我估摸着，现在这儿最高的温度，也不会高过零下十度，比那个冻猪肉的冷库，怕还要冷得多。照他们这么说，这儿的冬天，至少该有零下五、六十度吧？那我要是跑到外面，不是立刻就要冻成个冰棍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禁不住浑身都抖了起来。

善良的鹅鹅，看到我这愁眉不展的样子，用介绍他可爱的故乡来为我分忧。

“在我们这儿，每年从十一月，到第二年的三月，太阳整天整夜照耀着，这里二十四小时全是白天，这就是夏季啦。从四月到十月，太阳又总是躲在地平线下面，整个大地都沉没在漫长的黑夜里，这就是这儿的冬季。咱们这里冬季的气温可以降到摄氏零下八十度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。就是到了夏季，气温也是常常在零度以下呢！”

“乖乖！”我惊讶地伸出了舌头，半晌都没有能缩回来。

我想，肯定是我这愁眉苦脸的可怜相，引起了那一对小企鹅的同情。鹅鹅转过脸来，跟企企说：

“企企，小猎狗初到我们这儿来，气候不习惯，我们应该好好地款待款待新来的客人才对。”

开始，企企还很不乐意，说我不应该不承认他们是鹅。后来，我向他道了歉，跟他们解释说：因为我太不懂世面，知识太浅薄，才闹了这么个笑话。不过，现在我正式承认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小企鹅啦。

于是，企企也就高兴起来啦。他侧过头，跟鹅鹅打了个招呼：

“鹅鹅，我们请小猎狗到我们家里去作客吧！”

“企企，这是完全应该的。”

“那么，”鹅鹅向我作了个“请”的姿势：“小猎狗，

请！”

我还在犹豫。企企又催着说：

“请吧。你要是不去，那我们就要生你的气啦！”

想不到，在这么鬼地方，我竟然遇到了如此好客的小企鹅。

三、热闹的大家庭

小企鹅的家，在哪儿呢？

我不说，你们准都猜不出来。因为，小企鹅根本就没有家。

那么，在这么冷的鬼地方，小企鹅他们又是怎么生活的呢？

原来，他们都是成百上千的聚集在一起，围成个大圈子。外面的风被挡住了，里面就挺暖和。小企鹅们就在圈子里面挤来挤去，溜达，散步，有时还捉迷藏，赛跑。

那些好客的小企鹅，看见我来了，都挺客气地冲着我哈腰点头，表示欢迎。还让开了一条路，请我到他们的“大厅”里去玩玩。

我也很有礼貌地向他们点头，打招呼。走到里面，风全给密密层层的小企鹅挡住了，果然并不觉得很冷。

想不到，在这么冷的鬼地方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别致、热闹的大家庭，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呢！

既然到了人家的家里，就应该去见见人家的家长，有礼貌的朋友，都是这么做的。当我把这意思告诉给企企、